



文
白
對
照
全
譯

四庫全書精華

邵華澤題



中國文史出版社

SIKUQUANSHUYJINGHUA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的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由總纂官紀昀（曉嵐）等主筆，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學士，成書於公元一七七二年。該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三千四百六十一種書目，七萬九千零三十九卷，總字數將近十億，可謂超級文化大典。成書後，先編寫了四個抄本，分藏於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瀾閣（即一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乾隆五十三年，又續抄三部，分藏於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即一浙江三閣）或稱「南三閣」。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難窺及。之後又歷經戰亂，屢遭焚難。文淵閣、文宗閣、文匯閣藏本已不復存世，文瀾閣本曾遭日本侵略軍的搶掠，這就使得幸存的《四庫全書》彌足珍貴。

四庫全書精華

陸

子部〔共六冊〕

主編

于永玉
郭守信

中國文史出版社

论 衡

目 录

论 衡

逢遇篇	(1767)
累害篇	(1783)
命禄篇	(1799)
气寿篇	(1814)
无形篇	(1822)
率性篇	(1835)
吉验篇	(1855)
偶会篇	(1873)
骨相篇	(1888)
初稟篇	(1907)
本性篇	(1919)
物势篇	(1935)
奇怪篇	(1946)
书虚篇	(1959)
变虚篇	(2001)

四库全书精华

异虚篇	(2018)
感虚篇	(2036)
定贤篇	(2076)

逢遇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①，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②；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③。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④，尊于桀之朝^⑤；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⑥。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注释】

①薄：微，少。浊：浑浊。此处指操行恶劣。②下流：地位卑贱。③进：升。指当官或被重用提拔。④抱：持有。洿(wū)：同“污”。⑤桀(jié)：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据传残暴荒淫。后被商汤打败，出奔南方而死。⑥尧：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酋长，炎黄联盟首领。名放勋，史称唐尧。

伍员、帛喜^①，俱事夫差^②，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③。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④，箕子遇商纣也^⑤。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⑥，不遇固宜。

【注释】

①伍员(yún)：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末楚国人，由于父兄遭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而任吴国大夫。②夫差：春秋末吴国君主，越灭吴后自杀而死。公元前495～前473年在位。③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传说是商汤王妻子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④成汤：卜辞作“唐”。又称“汤”、“成唐”，原名履天乙，卜辞作太乙，高祖乙。子姓。商朝的开国君主。⑤纣：名辛，商朝最后一个君主。⑥乖：违背，不和。忤(wú)：抵触。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①。孔子绝粮陈、蔡^②，孟轲困于齐、梁^③，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④，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

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⑤，必有摧衡折轭之患^⑥；有接具臣之才^⑦，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⑧，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注释】

①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zōu）邑（位于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人。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②陈：春秋时的小国，位于今河南淮阳一带。蔡：春秋时的小国，位于今河南新蔡一带。③齐：指齐国，位于今山东北部。梁：指大梁（位于今河南开封），魏国的都城，所以魏国也称为“梁”。④骥（jì）：千里马。騄：騄耳，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⑤调：调理。足：此处指马。⑥衡：车辕头上的横木。轭（è）：马具，形状略作人字形，驾车时套在马的颈部。⑦接：是使用的意思。具：聊备其数。具臣：充数之臣。⑧干（gān）：求。

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①。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

生唐世^②，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③，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④，虞舜，太公行耦^⑤。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⑥，生于帝者之时^⑦；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钧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⑧，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⑨；禹王天下，伯益辅治^⑩，伯成子高委位而耕^⑪。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注释】

①虞舜：即舜。许由：一作许繇。太公：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墨胎氏。②唐世：尧当政时期。③绍：继承。④趋齐：主要目的和意图一致。⑤耦（ǒu）：合。⑥皇者：指

传说中的“三皇”。⑦帝者：指传说中的“五帝”。⑧王(wàng)：统治。⑨北人无择：人名。传说舜想让位给他，他感到是耻辱，投深渊而死。⑩伯益：又称为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善畜牧和狩猎。为禹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⑪伯成子高：人名。传说尧治天下，立他为诸侯。禹治天下，对禹不满，辞官务农。委：丢弃。

商鞅三说秦孝公^①，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得^②；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马圉之说无方^③，而野人说之^④；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⑤，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⑥，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注释】

①商鞅(yāng)(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又叫“卫鞅”。后到秦国辅佐秦

孝公，因为变法和作战有功，受封于商，号“商君”，也叫“商鞅”。②根据文意，疑“不”后夺一“欲”字。得：愿意。此处有喜欢的意思。③马圉(yǔ)：养马的人。④野人：住在城郊野外的人，此处指农民。说(yuè)：通“悦”，喜欢。⑤簫：旧时一种管乐器。吹簫：指吹簫的人。⑥野声：指民间乐曲。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①，鸡鸣之客是^②。窃簪之臣，亲于子反^③。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④，微簿之能，偶以形佳骨嫵^⑤，皮媚色称^⑥。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⑦，嫫母、无盐是也^⑧。嫫母进于黄帝^⑨，无盐纳于齐王^⑩。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⑪。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注释】

①簪(zān)：旧时男女用来卡住发髻或把帽子别在头

发上的一种针形首饰。窃簪之臣：指春秋时楚将子反的一个部下。②鸡鸣之客：指战国时齐国贵族孟尝君手下一个善于学鸡叫的食客。③亲：爱。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春秋时楚国的大将。④细简之才：形容学问浅薄。⑤偶：双方一致，此处指符合君主心意。嫻（xián）：文雅，优美。骨嫻：体型优美。⑥称：美好。⑦称：赞颂。⑧嫫母（mó）：传说是黄帝的次妃，相貌极丑，但贤德。又作“嫫姆”、“婁母”。无盐：姓钟离，名春，传说战国时齐国无盐（位于今山东东平东）人。相貌极丑，四十岁还未嫁人，自请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四点危难，被宣王采纳，立为王后。⑨黄帝：指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为中央之神。⑩齐王：此处指齐宣王田辟疆，战国初齐国君主，⑪先图：预测。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①，观鉴治内^②，调能定说^③，审词际会^④，能进有补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祐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祐，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罢火^⑤。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

转，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著，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⑥。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为，况节高志妙^⑦，不为利动，性定质成，不为主顾者乎？

【注释】

①希世：迎合社会风气。准：估量，揣测。②治内：此处指君主辖境内的情况。③调（tiáo）能：调节专长。④司（sì）：同“伺”，探察，窥测。际会：遇合，时机。⑤罢（shà）：古时仪仗中用的大掌扇。此处是扇的意思。⑥涂：通“途”。⑦妙（miǎo）：通“渺”。

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推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①，求物得物，作事事成^②，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③，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④，鲍叔之魂默举^⑤，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

【注释】

①刈(yì)：收割。②得物：疑“物得”之误倒。“求物物得”与下文“作事事成”，文例一律，可证。③摭(zhí)：拾取。④禽息：春秋时秦国大夫，向秦穆公推荐百里奚被拒绝，撞头而死穆公被感动，于是任用百里奚，秦国得以强盛。阴庆：暗中推荐。⑤鲍叔：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

【译文】

人的操行有始终贤能的，而人仕做官却不会常有机遇。一个人是否贤能，是才干问题；而是否有机遇，则是

时运问题。才智超群而品行纯洁，不能保证他必然尊贵；能力平庸而操行污浊，不能断定他一定卑下。有的人高才洁行，不得机遇，位居在下流卑贱之地；有的人低能浊行，碰巧机遇了，高踞于众人之上。不同的时代各有其选拔人才的标准，人们也各自有得以进身取荣的途径。进身在于机遇，退守在于没有机遇。处于尊位居于高职者未必贤能，只不过碰巧机遇而已；处于卑位居于下流者未必愚拙，也只因为没有机遇罢了。所以说，碰到机遇者可能身有浊行劣迹而受尊于夏桀的朝廷，不遇其主者或许保持高洁品节而遭贬在尧舜的朝廷。人们之所以有机遇或者没机遇，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或一代贤才辅佐着顽劣的君主；或以雄才大略而服从于小才；或君臣上下都是大才，而思想主张、道德情操有清浊纯杂之分；或君臣上下均无才无德，而仅以技巧谋术相投合；甚至连技巧谋术也没有，而只是凭借色相换取恩宠和信任。

春秋时期，伍员与伯嚭同事奉吴王夫差，伯嚭受尊重而伍员被诛死，这是操守品节不一样而事奉同一君主的例子。也有操守品节相一致而事奉不同君主，却有有机遇或没机遇的情形，商代的伊尹与箕子便是如此。伊尹与箕子，才干都一样，伊尹当了国相，而箕子却沦为奴隶，只不过是因为伊尹碰巧遇上了汤王，而箕子恰恰遇上了纣王罢了。说起以贤才辅佐贤君，君主有心要治理好国家，臣

子以贤才来辅佐他，君臣爱好一致、志趣相投，其机遇是必然的。至于以贤才事奉顽劣的君主，君主不想好好治理国家，臣子以忠诚行为来帮助他，双方志趣抵触，好恶相背离，其没有机遇也是必然的了。或者，凭贤圣之臣，碰上了一心要治理好天下的君主，然而终于不能得到机遇，孔子、孟子便是这样。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孟轲困顿于齐、魏两国。并不是当时君主不用人才，是因为他们才智低下，不能任用大才啊！能驾驭千里骏马者，必定是像王良一样的高手；能够任用大禹、后稷、皋陶者，必定是圣君尧舜。一个只能使唤百里马的驭手，让他去调教千里之驹，必然会有翻车折辕的祸患；一个只会接纳些滥竽充数的臣子的君王，让他去驾驭大臣的胆识与才智，必然会有闭塞心智、堵绝贤良的恶果。之所以至理之言被抛弃而圣贤之才遭拒绝，并不是当时的君主憎恨圣贤而不欣赏高明之见啊，圣贤所从事、所追求的太高太远，而至理明见难以实行啊。那种用大才去干求小才，小才容受不了，其不相投机便是当然的了。也可能是栋梁之才，遇上了圣明之主，竟也有投机或者不投机的情形。大舜与许由，姜太公与伯夷便属于这种情形。大舜和许由，都是圣人，同时生在唐尧时期，一样面对着尧帝，大舜继承了尧的帝位；而许由进入了山野。姜太公与伯夷，都是贤才，同时都在周国，也都见到了周武王，姜太公受了封爵而伯夷却饿死

了。那贤圣之间，志同道合、其行一致，大舜与太公的言行与时世相耦合了。而许由和伯夷的操守与现实要求则违背了。其原因在于他俩生非其世，出非其时啊。贤圣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也有离。为什么呢？思想理论之道有精粗深浅之别，兴趣爱好之志也有高尚与庸俗之分。许由是上古三皇的辅佐之才，却生在讲德化禅让的五帝时期；伯夷，是五帝的辅佐之才，却生在讲天命征伐的三王时期。一样地出于道德，一样地发于仁义，君主推行道德，不完美纯净就不肯留下；君主遵行仁义，不理想高尚就不肯合作：这便是许由、伯夷之所以不能得到机遇的缘由。在道德上，尧浑而舜浊；武王诛凶残而太公讨暴虐，俩俩同浊而皆粗，举止行为完全一致，这是尧与舜、武王与太公所以耦合的原因所在。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辅佐其政事，而北人无择则深隐不出；禹统治天下，伯益辅佐政事，伯成子高却抛下爵位种地去了。并不是皋陶的才干超过了北人无择，伯益的能力超过了伯成子高。然而皋陶与伯益进用了，北人无择与伯成子高隐居了。进用是因为行为耦合了，而退隐是因为操守相背离啊！退隐后事势不同了，身虽屈在下位，但不愿进身；而人主也不须采纳他的建议，抛弃他，心中也无遗憾：这就叫互不相求而两不相慕啊。

商鞅三次向秦孝公提建议，前两次没有被听取，后一